

虛白齋尺牘箋注

〔清〕李煦撰
張書才樊志斌箋注

北京曹雪芹學會「曹學叢書」

中華書局

虛白齋尺牘箋注

〔清〕李 煦 撰
張書才 樊志斌 箋注

北京曹雪芹學會「曹學叢書」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虚白斋尺牍笺注/(清)李煦撰;张书才,樊志斌笺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3. 11

ISBN 978 - 7 - 101 - 09284 - 4

I. 虚… II. ①李…②张…③樊… III. 李煦(1655 ~ 1729) - 书信集 IV. K827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5232 号

责任编辑:朱振华

特约编辑:顾 斌

虚白斋尺牍笺注

[清]李 煦 撰

张书才 樊志斌 笺注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发 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

700 × 1000 毫米 1/16 · 36½ 印张 · 5 插页 · 500 千字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2500 册 定价:96.00 元

ISBN 978 - 7 - 101 - 09284 - 4

北京曹雪芹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

督修大人面諭在公修之員語無阻抗年節即歸商張瑞呈速趕
運備河員或有異議飛馳報聞可也近日屢接來票指陳河務無
不頭緒井井而又奔馳道路彈力急公都操練登查東台何操一
帶各大人既委張巡檢挑濬則何操新堤出口之地宜一并委挑
所需工費即與該場商人斟酌措給至于丁漢場商不知守法奉
公長生議論大膽藐抗年節當嚴行訓飭并將諭帖發給如再抗
違定提法究幸勿不既

復曹銀台

頃承翰教頌悉陶兄事第竇以措處艱難不能應命武備院報

重荷妹丈慶費神前已措上五數餘尚缺幾何已示知當即照
帳找奉也弟與老妹丈至戚骨肉又同家好友百凡自當仰賴指
教但亦當有體量斟酌者未可一概信口任意而言使弟撫心稱
屈不知凡幾也弟與妹丈同受

聖恩深重非前人傳舍視之可比焉可不顧鹽法只圖一己之私
兼且

皇上深知私鹽之害故新例如此之嚴又恰當弟新任之始為
臣下者烏可不實心實力奉行況無藉小人自遠而來積聚行私
動輒刀鎗拒捕及將有地方之憂弟何敢漠然不行嚴究自為

其聲老妹丈安受其遠豈其不以為感而反以為罪耶弟何嘗不
用盡苦心寬嚴並濟但老妹丈不加體察耳察國之放油耗亦如
八縣之放油耗此但能私鹽之一要法也眾商皆散散樂從其收
費二分之說架自何人弟因待眾商之飯運一細詢皆云並無此
事不識此無根之言高明何從得之何不直示其人以使弟追問
明白也禁私雖不曾到十分然亦有八分功效何以獨不合尋意
反云私鹽橫行弟實未解於心豈從前之成船滿載終經道遠者
反是私鹽絕跡耶弟雖任半載以來已將壬癸甲之監補運全完
提回

朝廷恩重不得不盡心清理自顧可云無過而今春都門流播之
言謂弟打死半城性命亦不知此言出自何人下手如是之毒弟
惟有心傷不已為大體念忍曲全聽之蒼天而已頃而定續造等
費今春去年一樣寄歸妹丈而行提撥皆當面言明並無更改增
移或妹丈去年有人中飽則弟不得而知也前相時妹丈詳說
眾商大為聚議及至別後而妹丈又密令親商致手難揚使眾商
向弟講求由此以觀果真心為弟耶抑與二三提商已有成竹耶
總自今以後妹丈何不靜以聽之還祈備詳愚衷之坦率無欺勿
感於一二人不經之浮議則不特十載同舟共艱共濟而且於親

情友誼始終永好勿渝至適因未敷布腹心事懇懇甚未罄所
言尚容面悉

又

弟與老妹丈重之以至戚之誼加之以家友之情當陳膝漆其素
相式好已非朝夕矣耳來吾兩人蒙

皇上特恩視職兩淮各欲勉供職以仰報

朝廷而所行之事未免彼此殊違竊思古人同治一國子太叔則
以寬為政子產則以嚴為事蓋為治之道即在普賢亦不能殫之
使合也第日擊私棄充斥且新例森嚴故欲懲一儆百此中

苦心皇天后土實式覺之豈敢戕民以自逞撻弟之禁私巡緝不
過奉一年之差以盡一年之事初非惡、淮關商團接任以作永
遠之權乃相知如妹丈似乎未蒙見亮觀而之諷刺別後之揚言
前賜翰教又皆欲加人罪之辭老妹丈愛我有素固應負無他志
而其迹則實有可疑此弟之所為扼腕陳詞以求白其含冤受屈
之懷也刻下接來函老妹丈肺腑既蒙明示則烟消霧釋郁悵尚
何所芥蒂即以弟之近今諸事吾妹丈亦日久自明可不必再為
細陳要之吾兩人非同泛泛自茲以往一過一年彼此輪流既以
共答

君思而至親骨肉亦且永以為好目今之饒舌在妹丈以為弟聰
目錦之言以致有此多影之疑然而弟之望妹丈高懸泰鏡將人
之譴慰不行則昔時之管鮑豈得專美於前耶冒昧之罪容日荆
請伏惟垂亮

與李蓮司

久不晤語殊切殷思制軍過後祈即枉駕來儀以慰飢渴弟與曹
荔軒葭莩之戚已三十餘年而繼造共事又復十有餘載從前本
相好無間雖其性情行事每多乖戾氣在弟無不曲為原宥止期永
以為好而已年來吾兩人又荷

朝廷寵命一過一年輪視淮關私心逆料以為同井雅誼彼此並
相親厚而孰知荔軒則有大不然者弟去冬抵任未幾即噴有煩
言然各行各事弟亦聽其噉噉固不與之校也今春復
命南回重樓海市又叠勿無影浮詞弟則堅持大體仍不敢介介
於中及弟已到真州荔軒舟過因而迎會把晤用人行政彼則歷
詆其非雖弟之寸心尚未盡鑒察而款我即以愛我故不傾首
敬聽爾時固未嘗一詞置辯也乃別後而荔軒竟形諸越筆其情
則實有大不堪者矣長屬累牘提督不根之語而負屈含冤安能
終於默默弟之用人行政無不徹始徹終細為籌畫豈敢以自恭

歷夏未行未善遂得飛輓兩淮安得不望呼籲伏乞先生備
念河水盡退委廉員下板蓄水以免鹽船阻滯倘或源發仍遵
前機相時發致則河務准監兩無妨礙第及東甬咸戴深仁不朽
矣揚河廳始借公事以求遂私情繼借公事以圖快私情統望訓
飭以儆將來伏惟台照不宣

寄徐州大弟

接來信知諸事漸有就緒殊慰懸念彭城事繁民悍風俗固屬未
淳但馭下之道務必寬嚴互用不可一味太嚴吾家忠厚開基千
孫以祖宗之心為心便是昌熾之道如得其情則象祿而勿吾聖

人之言為有司者所時當徵信也肉鼓吹殊不忍聞也吾弟仁
厚居心但前任以酷而獲咎故諱切及之四弟捐銀大弟為之撫
承考反事做淨一件是一件快何如之

致江蘇王撫軍

伏聞老先生莊節暫還武林未審何日即蒞金闕達金南雲可勝
依戀啓者八月初四日以至初六日淮揚沿海各場風潮大作漂
沒澤場廬舍并淹溺男婦人口壯戶破災堪憫惻然而民田不
無淹沒倘老先生據實

上聞而籌疏內如涉有場灶等語伏乞先賜移知弟街名會疏

致江西佟撫院

弟去秋上貢

龍袍詣都今春始從
華下回吳道途往返幾及半載是以修候損踪都懷不勝歎及適
者天桃穠李綠嫩紅稠豔陽春色徧滿滕王閣畔遙知吳臺公
餘覽勝動定咸亨弟不禁望雲而色喜也弟歷年多故公私通負
堆積如山百計圖維不能補益昨歲趙司農勅弟虧折五十餘萬
上荷

聖恩浩蕩

勅接任鹽差代補此項

思竊真夢想之所未到夢人聞之猶為感激況弟之身受者乎正
所謂欲報深恩昊天罔極者是矣但弟于此項之外尚欠三十餘
萬司農未奉

主上未知而目下部機嚴提實無分毫可解倘再為泰勸恐身家
無以保全而五載鹽差歸惟故我仰屋咨嗟計惟有通融一法聊
以解水火之急伏檢老世臺雲天至誦素叨知愛特遣小力星赴
祈祇那五千金或在西廨內兄會淮南倘蒙允允則弟即得湊解
錢糧以免虧折嚴例俟日後稍可展舒于安定當完趙弟交遊難

廣皆泛泛聲氣未可緩急而骨肉間切如世言實無與人幸違賜
援子弟肝腸具在報德或自有日也十餘將意伏惟望如臨池苟
勝翹企

寄京中諸弟

王瓜園地土係吾父所置產業分授于三弟不料三弟盡行售
賣竟不克保守尺寸之土吾為先人遺產起見又以墳塋在內
俱一一贖回乃種作未幾而諸弟以不能開口有親我情給者向
我借種者吾念手足情分全不與之計較皆如兩請吾又以三弟
承值

陵上苦差終歲辛勤營其兩土之子衆多無力贖養父親吾是
以將王瓜園餘剩之地以二頃八十畝給以墳二姓以一頃三十
六畝給以墳四姓此中實有一片苦心在諸弟自應曲體阿兄之
情乃或稱出典他姓稍違回贖或稱無力回贖向我索金以致我
有分授地上與兩姓之名而兩姓卒未得有分授地土之實仍奔
馳數千里向我索取我若再向諸弟催促恐諸弟反以我為不相
體量然在二姓四姓又急不能待吾不得已命二姓贖回七弟典
出之產又以張五種地二頃撥與四姓庶乎吾全弟疑之間但我
王瓜園已無尺寸地土從此以往吾弟各姓再無容向望七之老

人瑣瑣說苦矣先人墳塋係屬乃人子極重大之事我為長男
義無可推諉是以每歲諭張五庄頭以所管數畝墳塋之地畝
租息以供歲時祭祀今反覆思維我在外為官既不得躬修祀事
而委託下人亦非正理若論人子則接手長男即吾二弟也應將
復帽頭銀當之二頃二弟收租值奉方為允洽倘二弟或另有
見則當與諸弟商確讓出一人以承祭掃之任其供祭之地即行
收花蓋依倫序則二弟不得推託若說同為人子則諸弟各宜爭
先望即公同酌受至暇回覆以慰阿兄之懸念再諸弟住居逼近
先人墳墓正可時時守護非如我之睽隔數千里遙遙不能照看

也詐料諸弟不但不知守護而且冒昧行事不顧沖犯損傷或于
白虎頭上造屋打牆或于墳前高土擅動取泥至今猶有坑陷獨
不思我之父母即諸弟之父母豈我有損傷而諸弟得以俾
施乎此後墳之前後左右務須謹慎小心且當刻刻守護以保百
年之墳想孝順至情吾諸弟亦亦素具無後阿兄之再三諄囑耳
草草布聞不盡

致江蘇李方伯

徑啟要邑舊令楊士璉屬弟至戚故緣年逾七旬耳聾目瞶為人
過厚況妻材賦重役繁民力地瘠力疲已甚又遭五十二三年年

前言

2010 年底，顾斌同志发现了原山东昌邑博物馆副馆长赵仲泉介绍李煦《虚白斋尺牍》的文章，并将李煦有《虚白斋尺牍》存世的消息告知了北京曹雪芹学会顾问胡文彬先生。胡先生认为这一材料很有价值，遂将此消息转告学会秘书处。学会会长胡德平先生非常重视，安排学会专家三下昌邑了解情况，经反复协商，赵仲泉同意有偿将《虚白斋尺牍》（复印件）转让给学会。殷鑫、顾斌同志对《尺牍》进行了初步句读。樊志斌同志协助我完成了《尺牍》的笺注工作，付出最大。李一鹏同志帮助我编制了目录暨注释条目索引，并通校了全稿。

《虚白斋尺牍》是由李煦堂弟山东昌邑人姜煌辑录、浙江绍兴人成达可抄录的一部李煦书信集。据提供者称，该集出自李煦堂弟、徐州知州姜焯（姜煌长兄）家族后人之手。本次笺注出版，系据北京曹雪芹学会收藏之《虚白斋尺牍》复印文本。

李煦（1619—1695），字旭东，又字莱嵩，号竹村。正白旗包衣旗鼓佐领下包衣汉人，隶正白旗包衣汉军旗籍。其父广东巡抚李士桢（字毅可），原姓姜，山东莱州府昌邑县人，明崇祯十五年（1642）被清兵掳归辽左，遂为正白旗包衣旗鼓佐领李西泉收为嗣子，改姓李。李煦以荫生历任内阁中书、广东韶州府知府、浙江宁波府知府、畅春园总管；从康熙三十一年（1692）开始连任苏州织造凡三十一年。其间，康熙三十八年至四十六年，四次参与康熙南巡的接驾；康熙四十三年开始与江宁织造曹寅轮番兼任巡视两淮盐课监察御史；五十一年曹寅

病故后，李煦扶持曹寅之子曹颀继任江宁织造，并先后奉旨三任巡盐以补曹寅遗留亏空；康熙五十四年正月初八日曹颀病故，李煦又遵旨访查曹荃诸子并推荐确定曹頫过继给曹寅之妻李氏为嗣，并继任江宁织造，实际上担当了曹颀曹頫兄弟的监护人暨曹家的保护人。李煦的族妹、正白旗汉军人江西督粮道李月桂之女是曹寅的继妻，并有传说称曹雪芹生于苏州织造府、幼时得舅公李煦喜爱；曹寅李煦两家公私会同，关系近密，同事一体，荣损与共。所以，李煦的《虚白斋尺牋》及其奏折和轶文资料，于研究曹雪芹的家世兴衰、创作思想以及《红楼梦》的时代背景、素材取资，都具有不可或缺的参考价值，向为曹学暨《红楼梦》研究者所重视。

《虚白斋尺牋》原目录记载共收录李煦的书信、文、启 321 件，今实有 319 件，起讫时间约在康熙四十四年八月至康熙五十五年十二月之间。李煦写信的对象，除督、抚、布、按、道、府、州、县暨尚书、翰林等各级官员外，还有幕僚、缙绅暨山东姜氏与京师李氏血亲、姻戚等；书信内容相当广泛，涉及盐政、织造、赈灾等公务活动暨官场风习、宗族亲情、兄弟矛盾等诸多方面。这些信函，具体而微地提供了许多不见于官文书记载的新内容，对了解、研究李煦其人及康熙晚期江南地方的政治经济和行政运作，都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虚白斋尺牋》中收录有李煦写给曹寅的书启 9 件，另有李煦写给两淮盐运使李斯伧等人的书启 3 件，记录了曹寅、李煦轮管两淮盐政初期在惩治私枭、用人行政方面的不同见解与矛盾，以及曹颀病故的确切日期等，为曹寅、曹颀研究提供了前所未知的新材料。但《虚白斋尺牋》对曹雪芹家世和《红楼梦》研究的重要价值远不止此，兹试举二点，以供读者思考和探究：

其一，康熙帝谕令曹寅、李煦轮任两淮盐差以补亏空，对曹、李两家的命运有何影响，是福还是祸？

李煦在第一封信，即康熙四十四年八九月间首任两淮巡盐御史之前写给安徽巡抚刘光美的信中说：“弟以菲材承乏，奉命巡视淮鹺，既有一百七八十万之岁额在所当征，又有每年应还帑金十余万及带征十五万，完欠俱系考成，丝毫皆关国课，其所肩荷可谓极重。弟虽未经抵任，而

中心忧惧。”（《致安徽刘大中丞》）康熙四十七年春夏，李煦在二任盐差期间写给堂弟姜焯的信中诉说：“至于阿兄近状，拮据不堪，官欠、私债以数十万计，而且重大差使竟无虚日。茫茫大海，正不知何时得以全身到岸也。”（《寄曦陆大弟》）“惟是阿兄抵任月余，索逋盈门，奉差络绎，刻刻在荆棘丛中过活；而吾弟又告苦哭穷，不得不于无可如何之际偷天挖日，措银五百两交寿郎带回，即照数查收。剜兄之肉，以补弟之疮，想用银之时亦当三叹也。”（《寄都中三弟》）康熙五十三年九月曹、李轮管十年盐差届满之际，康熙帝命李陈常接任两淮巡盐御史，“以余银补完臣煦所欠钱粮”。李煦“仰荷天恩宽宥，得假设法补苴，暂缓斯臬喘息”（《答原浙线抚军公郎》），他在康熙五十四年春《答侯方伯令郎》中表示，“惟是不佞亏欠钱粮数难指屈，所以盐差任满，仍复只手空拳，毫未补益。昨冬进京复命，自拟身家不保。仰荷天恩宽宥，得以稍假补苴，苟全性命。”但李煦仍然是“公私并迫，告贷四出”，康熙五十五年春在向江西巡抚佟国勳借贷的信中说：“弟历年多故，公私逋负堆积如山，百计图维，不能补益。昨岁赵司农劾弟亏帑五十余万，上荷圣恩浩荡，勅接任盐差代补。……但弟于此项之外，尚欠三十余万，司农未奏，主上未知，而目下部檄严提，实无分毫可解；倘再为参劾，恐身家无以保全。而五载盐差，归惟故我，仰屋咨嗟，计惟有通融一法聊以解水火之急。伏稔老世臺云天至谊，素叨知爱，特遣小力星赴，祈慨挪五千金，或在西匣内兑会淮商。倘蒙俞允，则弟即得凑解钱粮、以免亏帑严例矣。”（《致江西佟抚院》）康熙五十五年十一月李陈常两任盐差期满，李煦亏欠钱粮尚有二十八万八千馀两未补，康熙帝只得再命李煦接任盐差以亲自赔补。李煦闻命后却高兴不起来，向亲朋一再表示：“不佞再荷圣眷，复来两淮，肩司鹺之命，惧覆餗之讥，恐不能副足下梓里戚友冀望，如何！如何！（复怀庆方太守）”“弟曩者谬叨圣恩，视课两淮，无以清补积欠，负罪实为深重。乃以奉职无状之身，荷主上不加谴责，仍命至淮完补历年亏欠之数。承此严纶，寸心甚为惴惴。素叨关切，不敢不敬述台前也。”（《致赫冬官》）“皇上洞悉从前五任盐差不能清完积欠，皆由亲友需索、弟昆饕餮所致，故奏折批开‘再以银钱馈送亲朋、分给兄弟，以致钱粮积欠不得补完，罪不容于死。决不饶恕’等

谕。捧读之下，真真亡魂丧胆，手足无措。……目下须各率儿子，苦挣餬口，切不可阿兄又在两淮，妄生覬觐。如假我名色借贷，率领债主要我承认；或逼勒在京家人，强其同借；或私自借银入手，硬要管家担承，此番总是万万不能之事。望吾弟怜念老兄，不使积欠未完，丧我身命。设或再不体恤，不但我分文不应，亦不得不以实情启奏，凭皇上处分。”（《寄京中诸弟》）由此可见，李煦于兼任两淮巡盐御史之初便“中心忧惧”，继则在茫茫债海中“不知何时得以全身到岸”，时有“身家不保”、“丧我身命”之虞。而曹寅在康熙五十年三月初九日《奏报两淮盐课亏空情形折》中，也向主子痛陈“日夜悚懼，恐成病废，急欲将钱粮清楚，脱离此地”，并于翌年七月在“无资可赔，无产可变”的“悚惧”、“哀鸣”中病逝，遗留下三十二万两亏空。显然，《虚白斋尺牍》中的有关信函说明，康熙帝命曹寅、李煦轮任两淮盐差以补亏空，实则“两淮止此商力，多加派之馀银，即亏额办之正课”，“名为补库，实仍亏欠”，给曹寅、李煦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经济负担，导致了曹李两家由盛而衰，走向败落。“盛也康熙，败也康熙”，诚哉斯言，引发思考。

其二，曹李两家是否除血液里还有“汉”外，已是百分之百的满洲旗人？

《虚白斋尺牍》录存了90余封有关山东昌邑亲族的信函，其中：有写给昌邑姜氏堂弟堂妹与姻戚的，体贴问候，情同手足；有写给山东以及广东、江苏、陕西等省官员的，请他们多方照顾、提携住在昌邑或在外地做官的亲族。李煦在信中一再表示，“弟之桑梓本山左昌邑，先君未从龙之先原属姜姓，而李则后之赐姓也。”（《致陈太史》）“先君从龙，赐姓李氏，而昌邑则弟之祖贯，姜则弟之本宗也。”（《致掖县韩令》）“弟祖贯昌邑，本属姜氏；从龙之后以李赐姓，而同堂舍弟犹居原籍。”（《与部郎胡懋庸》）“寒门亲串，世居都昌，广被覆帔，群依德曜。前浼令侄子敬鼎函转恳，叨荷垂慈，殊切铭感。今特专价驰候，寸缕申忱，伏祈莞纳。附有宗戚姓名一单，并希钧照，俾得安居田里，优游雅化，尤佩推乌之爱于无既矣。”（《致莱州陈太史》）“至有寒门亲戚，世居治内，因南北遥分，不能相顾，全仗慈父母照拂，俾得安处里门，执耕读之业，则感佩云谊不浅矣。”（《贺昌邑孟父母》）“先君早岁从龙，辽阳

贡士，历官中丞，宦辙所至，名迹颇多。因弟职在内府，未经详述。兹闻修辑郡志，特纪略节驰上，祈老公祖论定平生，俯赐载入。倘得垂以不朽，殁存佩德弗谖矣。外具刻资四十金，并乞照存。”（《致莱州陈太史》）凡此，无不体现着身为内务府包衣旗人李煦的祖籍情结、宗亲情感和民族认同。李煦如此，曹寅亦然。曹寅在其《楸亭诗钞》中，既与河北丰润的曹钊、曹鋈、曹鎔呼兄唤弟，又称安徽贵池人曹曰瑛为“渭符侄”、浙江嘉兴人曹曰瑚为“竹涧侄”，视同“骨肉”，谓之“吾宗”。李煦、曹寅这种浓烈的宗族情感和文化心理，《红楼梦》中也有着曲折的反映，在曹雪芹家世生平和《红楼梦》研究中似当予以关注和重视。

《虚白斋尺牍笺注》各件“题解”中收信人姓名和具文时间系据相关史料考得，并对信函中涉及的人物、机构、文书、称谓、地名、典故、专门用语等酌予注释。由于笺注者学识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定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最后，谨向在《虚白斋尺牍》笺注编印过程中给予我们帮助的领导 and 同志，致以衷心感谢。

张书才

2013年9月

凡例

(一)《虚白斋尺牍》乃李煦同祖弟姜煌(号陶村)手辑、成达可(字而行)抄录并作序的李煦之部分信札稿本。此次整理,皆照原抄各件之先后顺序依次编排,惟将每件正文前之“致某某”“复某某”或“与某某”“又”等作为标题,加顺序号居中排印,以清眉目而便检索。

(二)原抄各件皆无收信人名字(仅有姓氏、职衔)和具文时间,今据相关史料酌加考稽,于每件之“题解”中说明。

(三)原抄各件皆无标点、分段,今均加通行之新式标点,并据内容层次适当分段,以便读者。

(四)原抄件中之异体字、通假字、错别字等,一律改用现在通行之规范汉字排印,如“摠”“搃”径改为“总”,“左”作“辅佐”解时,径改为“佐”等,其中个别需要加注说明者,于“注释”中注明原字并酌予解释。人、地名中,繁简字易混淆者,仍保留繁体。

(五)原抄件中之漏字,能判定所漏为某字者于方括号【】内补上(疑似某字者加注说明),不能判定所漏为何字者用【?】标示。

(六)原抄件中有个别文字已经刮去或用纸粘贴而留下空字、空行,其空白前后之文字语意衔接、并无不通者,仍予接排,加注说明;其空白前后之文字不可衔接者,据所空字数于圆括号内注明“此

处原空几字”。

（七）原抄件残缺的文字，以“□”号代之，大段残缺者用“〈此处残缺〉”或“〈缺若干字〉”标示。

（八）原抄件中涉及的人物、职官、机构、文书、称谓、地名、典故、专门用语及重要事件等，凡应加注且能考稽明确者均予注释，尚未查到相关记载难以确解者暂付阙如。

成达可序

《虚白斋束牍》^{〔1〕}，乃苏州尚衣使^{〔2〕}兼两淮鹺政^{〔3〕}竹村李公^{〔4〕}之札^{〔5〕}也。公知交最广，肝肠最热，平昔往来酬答甚富。其介弟^{〔6〕}陶村四先生^{〔7〕}每见书草^{〔8〕}，辄不忍释手，欲选百十通久之。余拟其必择词之典雅藻丽、意之至正不浮者，以备览观。而陶村不然也，大约与山东亲串^{〔9〕}及雁行^{〔10〕}间有所关照者，无论事之鄙细、语之寻常与夫篇之长短而悉登之。此其意有甚深，而其情亦甚切，诚足尚已^{〔11〕}。何也？竹村公之太翁^{〔12〕}毅可公讳士桢^{〔13〕}者，为诸生^{〔14〕}时出辽海^{〔15〕}从龙^{〔16〕}，天子赐姓李，由贡举^{〔17〕}历官至大中丞^{〔18〕}，而不知实山东莱州昌邑^{〔19〕}姜姓祖贯^{〔20〕}焉。陶村与竹村为同祖兄弟，以今视之，籍异满汉，姓分姜李，谓之曰一本同原，其谁知之？陶村之必于翰简^{〔21〕}中有联属者录之，要欲使百世下之子孙以见姜、李原属宗支^{〔22〕}，不致令疑者半、信者半，是殆敦笃天亲^{〔23〕}之至意欤！陶村嘱余录是稿，余因志其本末云。

时康熙五十六年岁在丁酉春王正月^{〔24〕}九日，会稽^{〔25〕}成达可谨识。
(印二：朱文“後山”，白文“成達可印”)

【题解】

此文是《虚白斋尺牍》抄录者成达可为《尺牍》所作的序言，作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正月初九。

成达可，字而行，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市）人，系李煦重要幕僚沈宜士的表兄，与李煦、李煦堂弟姜煌及李煦幕僚李果、茅

方永等人都有交往。成达可著有《彭麓诗钞》，其页七五有《题姜陶村观鱼图》，页三六一有《北发姜陶村贻我羊裘御寒感赋》，并有《李嵯使邀同西美堂赏荷》、《大理李公举第二子》等相关李煦的诗数首。成达可可能与姜煌相识于苏州织造府，受其委托，为之抄录李煦信札集《虚白斋尺牍》，并为之作序。

【注释】

〔1〕束牍：即书信、书札。中国古代用木片或竹片作为书写材料，竹片称简，木片称札或牍，统称为简。《说文》：“牍，书版也。长一尺，既书曰牍，未书曰契。”束是信件、名片、帖子等的泛称。后世以束牍、书简、书札作为书信的代称。

〔2〕尚衣使：官名。职掌帝王服饰。战国有尚衣、尚冠之职。秦代设尚冠、尚衣、尚食、尚沐、尚席、尚书之职。隋朝设尚衣监，隶于殿内省，唐宋因之。宋人王禹偁《右卫将军秦公墓志铭》：“诏书三下，强起公为尚衣使，澄心堂祇候。”明代设尚衣监，由宦官执掌。《明史·职官》：“掌御用冠冕、袍服及屦舄、靴袜之事。”清顺治十年（1653）废内务府，改设十三衙门，尚衣监为其一；十八年顺治帝死后，裁十三衙门，复设内务府，并以江宁、苏州、杭州三织造隶之。清制，御用礼服及四时衣服，各官及皇子、公主朝服、衣服，均依礼部定式，移交江宁、苏州、杭州三处织造恭进。由于织造之职责与历朝之尚衣相类，遂以尚衣使代称织造。

〔3〕两淮嵯政：官名。通称两淮盐政，即两淮巡盐御史，全称巡视两淮盐课监察御史。掌督征两淮盐课、查缉私盐、调剂盐价、纠察属员等事宜。《礼记·曲礼》：“盐曰觶、嵯。”嵯政即盐政。清初沿明旧制，于产盐地专差御史巡视盐课，两淮（淮南、淮北）亦设一人，一年更代。顺治十年（1653）停差，各省盐务交由都转盐运使司盐运使管理；十二年复设巡盐御史。康熙十一年（1672）又停派，盐政改归巡抚兼理；翌年恢复旧制，后兼差内务府司员，并带监察御史衔。雍正九年（1731），两淮盐政由两江总督兼行总理，道光十年（1830）改由两江总督兼理，遂定制。